

YI YU ZHI YUAN LIU

彝语支源流

D·布莱德雷 著
乐赛月、陈康、鲁丁译



四川民族出版社

YI YU ZHI YUAN LIU

彝语支源流

D·布莱德雷 著
乐赛月、陈康、鲁丁译
胡坦、孔江平 校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1 成都

(川) 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李培英

封面设计：杨 苏 蒋光年

技术设计：唐学兵

彝语支源流
yi yu zhi yuan liu

*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6.25字数280千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书号，ISBN7-5409-0566-2/H·39 定价：6.40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以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全面分析、论述和构拟汉藏语系中的一个次语支——原始彝语支的一本著作。作者D.布莱德雷博士是澳大利亚拉特罗布(La Trobe)大学语言学系高级讲师。作者专门从事藏缅语族语言研究，特别是对彝语支语言有较深的研究，发表过不少有关论著。本书是作者1975年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原题为《论述东南亚的藏缅语族》。该论文分为两册：一册是《拉祜诸方言》，作者在调查研究拉祜诸方言的基础上构拟了共同拉祜语；另一册即本书——《彝语支源流》。作者在修改本书过程中曾得到斯普里格博士、马提索夫教授、白保罗博士及唐纳教授等的指导和帮助。本书于1979年正式出版，列为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论丛39号。G.瑟古德教授为本书撰写了两篇评介，分别刊登在《东方和非洲研究集刊(BSOAS)》第44卷第3期，1981年；《语言(Language)》杂志第58卷第4期，1982年。

本书包括导论、缅彝语、原始彝语支、词汇表四大部分和两个附录。作者以他具有的社会语言学体系的知识，从民族历史、地理分布、语言接触和并合对东南亚语言的发生学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作者通晓东南亚语言，他对东南亚地区的语言作了详细的介绍性的论述，从而提出对原始彝语支在较大语群中的地位的全面看法。作者用共同拉祜语与其他彝语（主要是他本人划分的中部和南部次语支）材料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构拟了原始彝语支

的音位系统，并进行了彝语支内部语言的分类研究，提出了他本人的基本次级分类法和比较丰富的彝语支语言的材料。作者的基本次级分类法是，把纳西(么些)语完全排除在彝缅语之外，其余彝语支语言分别归入北部彝语（即彝语）、中部彝语（傈僳语和拉祜语）和南部彝语（姆比傈僳语、普诺伊语、姆比语和阿卡语）。作者对东南亚语言借词作了透彻的、细致的、有价值的趋向性分析，这对比较工作将是无比珍贵的。在词汇表部分，作者在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到的大量有意义的新材料基础上，构拟了近900个词的原形，与列举的具有同源关系的5种缅彝语的同源词相对照。

本书中的术语我们尽量用我们传统的音韵学术语对译。在词义注释上，有一些只能依据英语的解释翻译，由于英语有时一词多义，难免意义上差错的地方。本书一、导论，二、缅彝语言由鲁丁、乐赛月翻译；三、原始彝语支的（一）历时语言学，（二）原始彝语支的构拟（*声母、*韵母）由陈康翻译；三、原始彝语支的（二）原始彝语支的构拟（*声调、*形态、*句法），（三）次级分类，四、词汇表，附录由乐赛月翻译。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乐赛月 陈 康 鲁 丁

1989.9.

致 谢

本书因得到各学术机构的支持，许多本族语发音人的协助，以及一些读者对初稿（原稿为本作者在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提出的宝贵意见而受益匪浅。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曾获得下列各个方面的财政资助：我的父母、伦敦大学—康奈尔大学合作计划、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综合研究院语言学系、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和澳大利亚研究补助金委员会。

我对原始彝语支的兴趣，起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而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由J. A. 马提索夫(Matisoff)教授唤起的。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我也有幸首次结识P. K. 白保罗(Benedict)博士和S. 易家乐(Egerod)教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是一个继续进行研究的理想场所，有良好的图书馆设施和教学人员。特别是J. 奥克尔(Okell)、A. 艾洛特(Allott)以及H. 佩(Pe)教授曾教我缅甸语；语音学和语言学系提供了一个激发研究兴趣的环境。在该系，亨德森(Hendson)教授，尤其是我的导师R. K. 斯普里格(Springer)教授，给了我极为珍贵的指导和帮助。

泰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曾给我两次机会(1971—1972年和1976—1977年)在泰国进行研究工作。在泰国期间，我发现对清迈的部族研究中心、曼谷的玛希敦大学英语中心研究院以及设在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实地考查站进行访问并与其研究人员探讨问题是大有裨益的。我非常感谢我的许多本族语发音人：裸拉祜语的许多次语群的拉祜人、阿卡人、傈僳人、比傈人、普诺伊

人和姆比人；也感谢缅甸人和阿兹人（载佤人）／马鲁人。

本书作为博士论文时曾经过斯普里格博士和马提索夫教授的广泛讨论和指点。我也受到白保罗博士和利兹(Leeds)大学的唐纳(Downer)教授及其他人的教益。通过J. 哈里斯(Harris)从杜昂霍姆(Duanghom)得到的姆比语的补充材料，对构拟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但对构拟本身并未引起什么惊人的变化。由于奥斯曼尼亞(Osmania)大学语言学系师生及该大学首席教授Bh. 科力施纳木尔提(Krishnamurti)的不断鼓励，以及在拉特洛毕(Latrobe)大学语言学系工作的我的妻子梅厄·布鲁墨赫斯特(Maya Brumerhurst)的帮助，我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和重写。

其他提供过帮助的人还很多：大致按先后顺序有哥伦比亚大学的W. 拉波夫(Labov)、R. 奥斯特利兹(Austerliz)、W. 戴弗(Diver)、易家乐等诸教授及同学们；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西蒙兹(Simmonds)、鲁宾斯(Robins)、卡诺钱(Carnochan)等诸教授及其他老师和同学；加利福尼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提索夫教授的学生，特别是J. 惠特利(Wheatley)和G. 瑟古德(Thurgood)；许多汉藏语言会议的参加者；部族研究中心的K. 沃纳特(Wanat)、K. 萨尼特(sanit) 和J. 麦金农(Mckinnon)；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的V. 布龙(Brun)、I-L. 汉斯森(Hansson)和埃杰(Ege)教授；玛希敦大学英语中心学院泰国本地语言计划的J. 哈里斯、J. 盖尼(Gainey)和其他人；玛希敦大学的素黎亚(Suriya)博士；马来西亚赛恩斯(Sains)大学的A. R. 沃克(Walker)。提出过同样中肯的意见的非学术性顾问中有很多传教士如P. 刘易斯(Lewis)、过世的P. 威斯(Wyss)、E. 巴拉德(Ballard)、E. R. 霍佩(Hope)及其他人。

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出版的这本书一直得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出版委员会的大力支持。E. 西摩夫人在T. 狄克逊(Dixon)夫人及S. 贝尔(Bell)的协助下以惊人的耐心和准

确性把书的全部手稿打印出来。我非常感谢上述诸位以及其他在这里没有特别提出名字的人。前一版本中的某些错误已由斯普里格、马提索夫、白保罗、唐纳及其他人检查出来，我作了改正和澄清。如还有错误概由我本人负责。

布莱德雷

目 录

致谢

一、导论	(1)
(一) 语系.....	(2)
(二) 汉藏语系的次级分类.....	(8)
(三) 彝语支的地位.....	(17)
(四) 接触与并合.....	(19)
(五) 分类问题.....	(26)
(六) 原始文化.....	(29)
二、彝语语言	(32)
(一) 彝语支语言.....	(33)
1. 南部彝语支.....	(33)
(1) 阿科伊特语群.....	(33)
(2) 比索伊特语群.....	(45)
(3) 姆比奥伊特语群.....	(51)
(4) 西拉语.....	(53)
2. 中部彝语支.....	(54)
(1) 窝诺伊特语群.....	(55)
(2) 俫俫伊特语群.....	(56)
(3) 俫俫伊特语群.....	(57)
(4) 拉霍伊特语群.....	(70)
3. 北部彝语支.....	(71)

(1) 非语言学资料	(72)
(2) 语言学资料	(73)
(二) “坎布里拉瓦”语或 <i>?ugóŋ</i> 语	(75)
(三) 缅语支语言	(75)
1. 缅语及缅语诸方言	(76)
(1) 缅文的转写	(78)
2. 其他缅语支语言	(86)
(1) 马鲁语	(87)
(2) 阿细语	(88)
(3) 其他缅语支语群	(89)
(四) 其他语言	(90)
1. 纳西语	(91)
2. 白语或民家语	(92)
3. 羌语	(93)
(五) 死语言	(94)
1. 南诏语	(94)
2. 骠语	(96)
3. 西夏语	(96)
三、原始彝语支	(97)
(一) 历时语言学	(97)
1. 模式和理论	(99)
2. 比较方法	(101)
3. 语音变化	(104)
4. 词表	(106)
5. 词项	(107)
(1) 地域性词	(109)
(2) 借词	(111)

6. 发生学分类	(114)
(二) 原始彝语支的构拟	(118)
1. *声母	(126)
(1) *塞音	(132)
(2) *鼻音	(150)
(3) *擦音	(160)
(4) *响音	(164)
(5) *喉音	(179)
2. *韵母	(182)
(1) *元音韵尾	(188)
(2) *鼻音韵尾	(201)
(3) *塞音韵尾	(209)
(4) *韵母概述	(219)
3. *声调	(224)
(1) *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的音节	(225)
(2) *塞音韵尾音节	(238)
4. *形态	(255)
5. *句法	(270)
(三) 次级分类	(283)
1. *声母	(288)
2. *韵母	(295)
3. *声调	(300)
4. *音韵小结	(303)
四、词汇表	(311)
(一) 构拟的词汇	(311)
(二) 词表	(316)
词汇表	(320)
附录 1. 哈尼语和彝语	(471)

附录 2. 坎布里拉瓦语或?ugóŋ语	(479)
注解	(483)
语言名称英汉对照表	(503)

一、导 论

在东南亚有三大语系。大多数人操汉藏语系的语言，其次是澳亚语系；但在东南亚大陆某些地区的人和太平洋几乎每个岛屿（澳大利亚和日本例外）上更多的人操澳斯罗泰（简称澳泰，下同——译者）语系的语言。这三种语系还向西部进一步扩展：澳泰语系扩展到马达加斯加，汉藏语系和澳亚语系扩展到南亚。在南亚，一直与印欧语和早期的达罗毗荼语有接触；在中国则一直同阿尔泰（突厥）语言接触频繁。

每一语系内部怎样从发生学上进行准确的分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虽然已有了大致轮廓。当然，这种次级分类并不是大家都普遍同意的，某些语群被不同的学者分入不同的语系或语系的某些部分。也有一些孤立的语言或小语群分到哪个语族都不合适。另外，由于各种语言长期互相接触也使情况复杂化，这种接触导致不同年代的借词层以及某些普遍的地区特征。借词可能来自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这也给语系内部进行的次级分类造成麻烦。

本书的目的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汉藏语系中一个次语支 (Subdivision) —— 藏语支的资料，从而构拟该语系的部分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考虑了分清语言接触现象的技术问题并辨认出某些特别的区域性词语。结果构拟了一套具有原始音韵形式的原始词源集，构拟了音韵系统，以及关于形态和句法早期阶段的某些设想。这是继伯令 (Burling)、马提索夫及其他人的有关原始藏语支构拟的一系列著作中的又一本专著。

我的这部著作有双重目的。一是为同汉藏语系内其他次语群进行比较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次级分类更准确更严密。为此目的，就需要对这一语系的其他下属语言在类似的资料基础上进行构拟。第二个目的是弄清由于语言接触特别是超出亲属语言界限的接触所引起的变化的机制和过程。这类发现因为缺乏连续的记录，只能是局部的和事后的。这两个目的都能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迁徙、早期社会结构及其物质文化提供独到的见解。这样，对上述各种情况就能与可资借鉴的历史和考古的证据进行相互核对。

(一) 语系

在东南亚出现的三大语系中争议最少的语系是澳亚语系。一种较为特别的名称（有时取其狭义）是孟高棉语系（来自孟语和高棉语，操这两种语言的人曾统治过大印度化的诸王国）。在德瓦拉瓦提和别的地方的孟人从前控制过泰国中部和北部，后来控制过缅甸南部。高棉人至今仍是柬埔寨的主体民族，但他们以前的地盘要广阔的多。大多数学者把越南语包括在这一语系中，尽管泰语和汉语借词使得它的地位有点模糊。另一些操澳亚语系的人是东南亚和南亚东部边远地区和山区的少数民族。最西端操门达语，这也许是与孟高棉语的中心联系最不密切的地方，即印度东北部的奥里萨及其他地方。一个与澳亚语系是否有发生学关系尚须探讨的语群包含尼科巴群岛的大多数语言，该群岛是印度的一部分，不过它所在地处孟加拉湾的缅甸的南边。

孟高棉语中固有的语言为卡西语，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操这种语言，这个群体部分地居住在孟加拉北部，但大部分居住在与印度毗邻的部分地区。沿中缅边境地区和往南到泰国西北部可以发现大量的孟高棉语、如瓦语族（来自缅甸的“瓦语”）或崩龙瓦

语。在老挝和泰国可以发现得更多，诸如北方的克木语，南方的苏艾语或称库伊语，在老挝和越南的毗邻地区，从南到北还有很多其他孟高棉语。越南语和芒语在那里形成了一个主要的次语群。在柬埔寨以及老挝、泰国和越南的邻近地区有高棉人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较小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缅甸东南部和泰国的毗邻地区有孟族；在泰国南部山区和马来西亚半岛有身材矮小的黑人群体，其中有些人仍然操阿斯利安语（来自马来语的阿斯语）。这种残存零散的分布情况（主要是围绕东南亚边缘地区，部分在山区）使人联想起澳亚语群在早期阶段曾控制较大的地区，而且历史也证实了这一假设。

除汉藏语系以外的另一个大语系是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澳泰语系包括公认的南岛语族，其核心部分也被称为马来一波利尼西亚语，该语群从马达加斯加扩展到整个南太平洋诸岛，它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语及其相关语言；越南南部的占语，几乎所有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内地除外）的语言；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等诸群岛上的许多语言。印度尼西亚的各种语言（爪哇语、巽他语、巴厘语等）和菲律宾的各种语言（他加禄语、塞布安语、伊洛坎诺语及其他语言）都是南岛语。南岛语内部分歧最大的也许是台湾的一些土著语言，如阿眉语、阿泰雅语和排湾语等。

正如白保罗提出的，澳泰语系中的另一个语族是中国大陆南部和海南岛上（而且在较近代时期伸展到东南亚）的泰卡岱的复合语，这又为历史材料所证实。这些语言关系相当密切，而且原始台语(Dai, Tai和Thai是同一原始词源的不同形式)已有极好的构拟。早期曾将台语列为汉藏语系的下属一支，这是基于汉语和台语中有大量的几乎是相同的词；但是这些词被沃尔夫(Wulf) 1934年著作证明是借词，而且在白保罗1975a文中所展示的台语和南岛语基本词汇中数量众多、明白无误的同源词超过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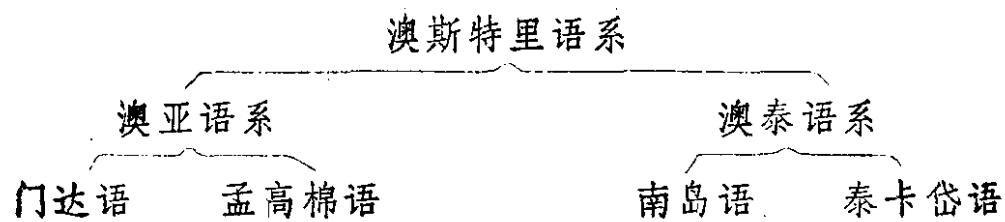
述的词。某些学者在接受泰卡岱语族和南岛语族是统一体的说法之前宁愿等待看看是否有系统的对应模式的证据；特别是由于建立这种联系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越南北部、中国南部和海南岛的论证不足的卡岱语（仡佬语、拉珈语、拉支语、拉哈语／拉卡语、黎语等）中发现的、最直接的关系似乎是泰语（包括侗语、水语、莫语）和卡岱语；卡岱语和台湾的南岛诸语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而泰卡岱语族和南岛语族的基本词根的核心也有直接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苗瑶语的位置。苗语（汉语的名称，它有各种方言）流行于中国南部、越南北部、老挝，最近还扩展到泰国。这些语言与汉语有着上千年的接触并不时发生冲突，其中有些在不久前越出了中国国界。比如这些语言进入泰国的时间大概是最近三十年的事。瑶语有着类似的经历和分布情况。尽管苗语和瑶语不再是两十分相似的语言。但毫无问题，这两种语言学上是接近的。由于仅就这两种基本语言易于进行比较，所以老早就原始苗瑶语作了构拟。正如台语那样，某些学者一直认为苗瑶语是汉藏语系的一个次语群，但似乎最好把这种相似性归因于接触和借贷。许多学者认为苗瑶语是一个孤立语，跟其他语言没有亲属关系。白保罗把它包括在澳泰语系内，作为与泰一卡岱语族和南岛语族并列的第三个语族。

一种较古老的假设提出一个包括澳亚语系南岛语族在内的较高层的和更早的上位语系（Superstock）澳斯特里语系。这一假设虽被证明有可取之处，但与白保罗的关于台语和南岛语族的假设却大相径庭，现图解如下：（图在5页）

上述图表中相互接近的语言可能一直有某种接触，这使次级分类进一步复杂化。

汉藏语系在地界分布上比澳亚语系或澳泰语系更靠北，大多数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区及沿附近山脉以东和东南。汉语在（使用



人口的)数量上最大，在汉语内部有各种语言(常常叫作“方言”)。这构成了汉藏语系的汉语族 (sinitic family)，是汉藏语系的最东一支，它还进一步伸展到比其他汉藏系语言更北的地区。某些学者把台语和苗瑶语包括在汉藏语系的汉语族内，但是这种联系一直被许多学者拒绝，它已被白保罗的澳泰语系假设所替代。

汉藏语系的另一个主要语族是藏缅语族。这一语族包括西边的藏语和东南边的缅语。操这两个语群的人都曾在相当久远以前有过强盛的印度化的佛教王国，而且后来还挤掉藏缅语族和澳亚语系不少语言而扩展到目前的范围。较早期出现的其他一些操藏缅语群的人也曾在南亚边境地区的附近谷地有过天竺式的国家，例如尼泊尔中部的尼瓦里国、曼尼普尔的迈斯雷国、米佐地区的卢谢国、特里普拉的特里普里国等。还有一些操藏缅语群的人曾建立过国家，后被征服者所取代如缅甸的骠人 (Pyu)，为缅甸人所取代，阿萨姆中部的“博多” (Bodo) 人先被台人、阿含姆人所征服，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操印欧语的阿萨姆人所同化。

操其他藏缅语的群体早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时，被看作是中国南部和西部的不开化的人。在他们的扩展中，西部的汉人曾不断与“羌”人发生冲突，“羌”无疑是汉人用来泛指操不同藏缅语群的人的名称。至今仍有一个群体保持着这个名称，并且以农业为基本经济，生活在四川岷江上游山区；^① 其他操藏缅语的群

^①原文为“并且以不很典型的畜牧为基本经济，生活在西藏东面的平原上”——译者。